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八

策

制科策四

御試制策一道　淇水先生

皇帝若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嘗不進圖賢材以共論天下之務哉然之名發事施以傳休于无窮朕甚慕之近代設策士之科而失取人之實所問或非要而所言未必有所合至使遷忠憤之極論角靡曼之虛文情嚮事違上下相失曾何大道之補焉朕享國之日淺永惟任大而守重欲聞讜直之言以鑒不逮而未始去懷子大夫褎然應書其考於古而不迂質諸當今而易行爲朕竭思而茂明之夫天人之際必祥各緣類而至也故至治之時必有休祥發爲星辰雨露草木鳥蟲之祥皇極之不建乃六沴並作害于而民君人者儻不思復天變則遂至詩謠而不可扶持此皆前世已然之效也朕即位以來非有歌鍾狗馬

之娛與夫外家女寵僭貸賞賜之過也迺三月乙巳大風晝冥
四月丁未白氣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晝經天八月庚寅大雨
霪潦師半年之間災異四發豈朕不共不恤不決不達之致與
是以夙夜顧省救遲之弊寧也知今吏治之未孚民風之未厚
宦溢而濫入之源未塞兵衆而選用之法未精工作淫巧於郡
中豪右僭侈於公上田野雖加闢而農有寒飢之患闤市雖弛
禁而商开貴貨之通豈不欲人蹈名節而廉恥常不立豈不欲
人遠刑罰而姦冒常不止將以六正八疵察迹夫忠邪之端則
悼不能以書見以七教三宗化導乎善惡之類則善不能以家
撫來遠駸人節礼易為異同之論生利事神保民豈死後先之
指設飲于鄉以歲行之使知有恭老悌長之節古獨以為宜乎
斂穀于社以特發之使知振貧恤荒之政今獨以為難乎宋景
一言而勝妖昔朕下罪已之詔甚祗懼也而未有轉禍之感漢
宣綜出以攷名實朕數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勵職之應

昔仲舒之推灾異専治春秋之學劉蕡之對關失深陳社稷之計遠鑒百王興壞之所繇近摹西聖功業之所就何行而適此變何修而當天心予大夫其思致祥捄弊起治之術熟之復之册俟執事以称朕詳延之意焉

臣對曰臣學愚臣生於太平之日而游息於天地和氣之内與草木同其茂與麋鹿共其樂數十年矣常以謂不見兵盗流亡之灾雖老於農耕比之危朝乱邦之民其猶万万于彼而無所撼況今彈冠釋褐欵乎交戟之下親見聖主得以尽其所學而言當世之事人臣之幸夫何以過于此聖策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嘗不進圖賢以共論天下之務終之名發事施以傳休于無窮朕甚慕之此陛下虚已以來下情之至也臣聞士無貴賤道是則合人無遠迩志通則應昔第五倫爲[illegible]長安市嘗讀詔書嘆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及見光武酬對政道帝果深然其説臣雖不肖亦嘗默觀時事而窃略陛下之志矣陛下紹統承

政恭儉之德中大禹之法而憂勤庶事有虞舜周文之心杜女謁抑閹寺厚親族斬貌自下損冗名之祿罷不急之用命信而不妄罰嚴而必行群下莫不聳勇深淅奮厲怠惰之氣而思以忠信自結于上于此知陛下有志于爲治而臣亦竊喜今日之可以言庶乎第五倫之遇于漢異世而同事矣然臣竊有所慮者天下之大利害隱于无形言者或能言之而常患人之不能見利害之小者可以見而言者常以爲屑屑恥之而不言夫大事言之而不能見小事恥之而不言則天下之事无時而舉矣臣則不然大不敢隱小不敢弃而聽明主之所自擇陛下幸聽之則庶幾有益于毫毛而天下之利也聖策曰近代設策士之科而失取人之實所問或非要而所言未必有所合至使遷忠慎之極論角靡曼之虛文情鬱事遠上下相失曾何大道之補焉欲聞讜言以監不逮且聞百官各有職小不得以語大右不得以治左惟宰相徧得治天下之事而諫官御史徧得言天下

之事下此則有六科六科之人亡一介賤士也而獨得論治亂之
大計天子之所宜聞宰相之所當治御史諫官之所當言然所不
可言者大臣以格薦之陛下以禮而論試之其可謂不輕而重
矣然臣竊有所怪者自設科以來卒未聞朝廷得一言行一事
豈朝廷之虛設科選以收可用之才而不覈其言之可行與否
耶將言者務為浮語虛論徒以譁世高俗不切于實而朝廷虛
設其選則言者幾為狂瞽而妄為來於是科者為無所益于國
而專為進取之計凡此者臣之所深恥也今陛下既招來下臣
而親屈大問矣使臣言有可行陛下舉而行之苟有以少補于
世而迹不辱于天下則刀鋸不足以為臣憂祿賞不足以為臣
利而臣之私願畢矣臣安敢不考古與今而為陛下詳言之哉
聖策曰天人之際災祥各緣類而至也故至治之時必有休符
發為辰星而露草木鳥虫之祥皇極之不建乃大陰並作害于
而民即位以來非有歌鍾狗馬之娛與夫外家女寵爵位賞賜

之過也迺二月乙巳大風晝冥四月丁未白氣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晝經天八月庚寅大雨霆京師半年之間鉅異四發而陛下又退託于天共不恤不改不逆臣見陛下畏天省己之道有過于前古之君也臣亦嘗究天文洪範五行六沴之學矣蓋六經嘗記異而不書其說聖人以爲足以下戒時君之怠而上不敢以己意期天事如此而已後世學者往往指事推迹以言災異而終不免乎牽合此其迹近于巫史之術聖人之所不取也今陛下取鉅異四列以訪臣臣豈敢爲牽合之說而苟塞聖問耶學者以大風晝冥則不過曰號令暴急以白氣太白則不過曰當有變異之兵以大雨爲害則不過曰簡宗廟不禱祠臣之言之則異乎此天地之大譬之于人人之所以爲四支之運者其本在下而爲腹心肺腑其本在上而爲五官其氣有所經緯而其神有所舍止神有所敝則氣有纍戾夫腹心肺腑之間有所攻塞則五官有所不寧矣若善醫者原脉察色而知其疾之所

自察耳之病則知其出于腎目之病則知其出于肝此皆上下之相牽而變動事理之必然而不足怪者也然則五官之不寧其原亦在乎腹心肺腑而已矣天地亦何以異於是乎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民人生聚天下之心腹肺腑也雲雨其氣也變化其神也今之風冥而氣異星變而雨雹異豈他哉亦民人生聚之間有所疾痛不樂已是故善治五官之疾者不治五官而治腹心肺腑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天地之異而止民人疾痛不樂自古聖君賢臣見天地之異則相與咨嗟戒懼故商高宗遭雊雉之異而祖己戒之曰祀無豐于昵唐太宗逢彗星之妖虞世南諫之而悟曰我不可以輕天下之士今陛下統政之始宜有星辰雨露草木鳥虫之祥以為明聖之表而咎驗狎至也上天愛陛下而以此戒陛下也陛下損膳徹樂下責己之詔求敝政許直言是以應天順人之一端矣若夫聚緇黃衲子之學而為厭勝禬禳之事此何所益于承天受民者哉陛下復策

曰吏治之未醇民風之未厚陛下可謂深識當世之敝矣陛下
既感乎吏治之未醇民風之未厚也其原蓋自乎朝廷而已今
朝廷喜於增官置局而不能責任賢能多爲條令而不行賞罰
鄙弃實用而崇尚虛名寒士無塗而閥閱易進有爲者多忌
因循者獲安朋黨相推而孤立之士沉退文吏與武吏相嫉而
不同心官不恤民之私民不趨官之事而上下異志朝廷務於
蔽塞任子而不知澄革之本源士大夫樂於進趨而不能安職
恥進退之分儒臣不過循守令式以避過譴臣不過頑頑置
以爲名齊民而肥吏貧豊而富辭手茲十數者未之去吏治安
得而醇民風安得而厚哉陛下執謙而亟變之則吏治醇而民
風厚矣聖策曰官溢而濫入之源未塞兵蚊而選用之法未精
此二者固所當留意而先治也臣請爲陛下言濫入可止之術
分文武之走丹冕而治人者豈特十人之多邪有縣徒有吉敗
有實僕有冗食史有盥技之親戚有宦者之旁支附黨有紈綺

祿之子孫士大夫其雜亂如此朝廷因仍而弗汰則患其濫汰之則慮其囂而怨是仕籍終不可得而清也仕籍未清則文武堯君周召爲相不可以爲治故濫溢不可以不汰汰之者必有道在籍者勿復汰繼來之濫爲今以節之黜徙胥吏醫技冗以雜色入流者寵之本品而止矣何得損仕籍貴臣以恩請者必冠而後可無以與強祿之勿俾人入錄會最案牒縣官授之假版使得以贖小罪與夫久勞于事者皆畀之以他賜無以名器授之非所宜得一切寢格而不下夫已源塞而塗隘矣然後登進天下賢者討民而置官太平之化可指掌而致也然而爲是者在陛下不可以委臣子何哉官賞者人主之柄人主爲之而天下莫不順唐一日罷斜封官三千無敢作言以起事議雖出于姚宋而明皇自爲之也張始均禍于魏而暨豔誅于吳主未爲之倡也臣請復爲陛下言兵衆選用之法臣聞兵在選而不在衆祖宗之時兵不過數十萬而四夷奔走之不暇今天下數

至百餘萬財力耗弊而威不行然則苟不能選用雖多兵適所
以為累而何貴百萬之衆哉今有卒于此力可以彍彊弩騁雷
而行日可以馳二百里其月祿為錢千粟三斛又有卒于此疲
冗而怯甚下其月祿亦為錢千粟二斛則彊勇之卒必有不樂
于必矣見敵將鬪鼓旗相當劍楯相薄冗卒先奔而潰則勇者
不敢不牽而動故無事而居雜以精冗則消耗之志有事而用
雜以精冗則為敵之福中人十夫之賦歲不過七萬錢十夫之
賦僅足以養一卒縣官養兵之衆不勝其數矣尚何容疲冗于
其間哉然而汰之不可以速汰速則怨老癃無歸群持剽囊行
匄道路傷戰士心今不若汰其老癃得其壯子弟壯子弟不去
業而老癃有所歸其數不足則擇取下卒之秀者兵不他募而
可以足用用之而人人知戰事矣陛下若欲天下之兵舉可以
用皆有殺敵致死之力而無不遜驕惰之氣則祖宗蒐兵責帥
之法載於國史陛下可以為之也今何俟而弗舉耶陛下又以

工作淫巧象古僭侈之爲患夫僭侈者衆則淫巧者多去其失則自乎禮制之不明先王之爲禮制所以定豐約限貴賤也故使宮室有量車服有節器用有等人徒有數君子得以異於小人之群小人雖有其財而不敢居君子之車服君子之服用君子之器則淫巧可禁而僭侈可止也今之天下禮制既不明而法令亦不甚可畏君子小人齊並而肩隨三公之服與兵吏同邑里民之室屋與官寺爭華富人之妾被珠玉而盧走曳絲紈百工爭出新技奇器以應之始於中都徧於天下富人苟財之所及則足其欲而惟力是視小人桀驁視君子亡如也君子見輕則雖爲廉約不足以率下此爲亂之始也臣願爲禮制以示天下而嚴爲之法令以別君子小人上下之分正而爭者知止則淫巧僭侈庶幾乎息矣聖業自田野雖加闢而農有寒飢之患關市雖弛禁而商無貨賫之通陛下之問下及於農商此陛下欲爲仁政而深論天下之敝也臣請先言農之敝今之天下

為本者常不足而為末者常有餘浮民貴而農民賤家于田畝
者不若居市里以耒耜為業者不若擁貲財浮民自以為材智
之富欲而財力勤苦之民盼盼焉不足於衣食而常有賦徭之
憂寒飢之患此者陳鄧許亳嘗飢荒農人之死者不可勝計而
他業之民富厚佚樂無異乎平日有司不能救朝廷為轉米糧
以為之食事已則寬然而弗議是豈強國均民之道哉今天下
之用郡縣百索莫不出于農家粟耗衍褐乘斂繫於上取、米麥而
下取藁芊修堤堰夷道途河川之梳杠亭傳之共塈凡　時之
輸暴春之役其勞苦無時得息此所以田野雖闢而農人不免
於寒飢也臣願陛下為今以責農人雜征苛取使出之于他業
之民而無專于農以寬生民之力而革其本則可以鮮轉徙凍
飢之人矣農之敝如此而臣復請言商之敝臣聞四民各有業
而無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法也是故吏而不農農則有役仕而
不商商則有征今吏而兼農商者太半於天下農則不得而役

商則不得而征民所欲為而吏以其權力衙為之矣民安能不較之哉欲農之寒飢之寡則莫若使吏而農者无得免郡縣之役欲商之貨貨之通則莫若使仕而商者无得略關市之征謹司察之而深置之法甚者逐之農苦而無以為吏則吏民不相恩而商可以少通矣聖策曰豈不欲人蹈名節而廉恥常不立豈不欲人遠刑罰而抵冒常不止臣以謂廉恥之不立此用人失實之過也刑罰之不止此守令非其人之罪也陛下知人之所以不安其分而有覬覦厭望之心乎一卒無功而為將則一軍皆驚曰我何謂不至于此一士無能而得美官則衆人皆有所望曰我之不獲也何哉人知為善無効則猖狂肆行於廉恥之外而不力於名節之路矣今陛下之用人陛下以為可用而天下或以為不稱陛下以為人莫之及而天下或以為無能士人不務為忠力以卜主上之知而情有所下交恩有所主出此愚臣之所痛歎而深憤者也昔我太宗嘗擢張詠于常參之列

其績効終如何哉臣以謂陛下宜自擢其人于常參下士之列其爲守倅而還者皆召問之不惟可以傳訪四方之動靜疾苦觀視其人之材智如何而爲之用言之可採者疏其名于屏壁詳擇而以職事試之此愈于對臣之所薦者遠矣夫既用人如此則又參之以薦舉名譽無留平也胃科然而復參之以實曰其爲是職嘗辨是事矣其言見事嘗有見効矣其典是官嘗舉是士嘗有是功矣則雖用之而天下不敢有覬覦僥望之心也厲名節長廉恥孰大于茲乎世之論治者莫不欲人遠刑罰而多患抵冒之不止則遂欲變更律令以爲措刑將在于此夫刑措在人而不在法法者天下之大紀也可以一賢愚齊強弱而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皐陶之法皐陶能舉之商鞅之法商鞅能舉之人不任事則法在而不舉而又將爲巧吏姦民之資借者以爲已威借法以爲已用而刑不勝者矣往者仁宗頒新法以示天下苛者施而爲寬疑者決而爲明缺者補而爲詳纖者皆知

其詳當一一可從也行之以及于今而小人猶不能遠刑罰是誠何邪守令不足以安民也陛下欲人之遠刑罰則莫若慎擇賢以為守令使之為政化以齊郡縣之俗守令賢則小人雖欲為罪皆自厭陛而不敢輒發陛下得一賢守而一郡之刑措得一賢令而一邑之刑措守令皆得其人則天下之刑措矣臣故曰刑罰之不止此守令非其人之罪也聖策曰將以六正八疵察迹夫忠邪之端則悍不能以情見以七教三法化陶乎善惡之類則忠不能以家擅陛下既策臣以當世之務矣又欲取古人之教而究觀天下之情偽使忠邪不得而逃也故舉六正八疵以為之目勑陛下可謂仁聖察言好問之主矣夫察言好問固聖主之事然而訪諸正人則正言進訪諸邪人則邪言進明足以了邪正之辨則察之問之而益廣明不足以別邪正則察之問之而益疑今陛下假寬容煦和之色以盡臣下一見于前者人人自謂可中上旨真偽雜進是非相紛此正陛下用明之時

也陛下欲知忠邪之異乎進而合于忠孝退而合于仁義言有益于聖主而利可以兼被於天下斯則忠已進不爲忠孝退不爲仁義言無所益乎國而利無所加于民斯則邪已陛下申此而忠邪判然皆不得而混矣而何取于六正八疵之辯并同之語乎若夫戴禮王制以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之曰七教以興民德周官以三刺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万民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總之曰三法以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此皆二經之至要陛下果得良吏而任之使之明教慎刑而陶善惡之類則何至于家撫而有治道之不興乎耶業又曰來遠臨人節禮易俗爲異同之論駐利事神保民豈無後先之指者夫孔子之所以問同而答異者皆視問者之所病而爲之箴切諷諭故一問之以爲政而孔子答之以政在來遠政在臨民政在節禮也丘明爲外傳載當時諫王之辭以其欲聚兵致師

而伐鄰戎之以內和三德故曰義所以生利祥所以事神仁所以保民也陛下又策臣曰設飲于鄉以歲行之使知有恭老悌長之節古獨以為宜乎歛數于社以時發之使知有救貧恤荒之政今獨以為難乎陛下舉一者而責之于臣此聖明之意恉天下之薄俗無恭老悌長之節而欲復鄉飲思朝廷之遺鈌未有救貧恤荒之政而欲復社倉也古者以井田治畿甸我國之民民有餘力暇日不迫於兵戎賦役之事田夫賓賢祭蜡之時而從事于禮為之坐立之位俎豆之數降升上下之文以示節之而民莫不知節今黍為裕民之術而欲先復鄉黨飲酒之禮是將無益于天下臣以謂獨宜于古矣社倉之作其始也本以備凶饑之發以其末也或取而為兵費是以起于古而不行于今今復之則見於常賦之外復有加焉而臣恐有司之不能守掠取以入縣官其名為恤民而其實為加賦臣以謂難于今白聖策曰宋景一言而勝妖眚朕下罪己之詔甚祗懼也而未有

轉禍之感者臣聞天感于誠而不以浮文為感宋景之言其始非有意于感上天而其心本不主於退火而取壽也發于懇款形于怛惻而深格于神之聽其欲後已而先臣民而天為之祐矣臣有所區區者輒因陛下求轉禍之美策而不敢不致忠示於陛下伏以仁宗皇帝納民于富壽之中者四十二年宰國事而假之明聖知陛下可以勝万世之託也陛下至德出堯舜有為如文武然後可以副先帝之意而慰天下望然三年于茲尚未有興利除害可以甚慰人心者豈可謙抑而未遑耶豈陛下謂天下之事欲徧悉其情僞可為不疑而後為之邪賈誼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言為治不可以後也陛下殫精留神于万事之際日夜思所以慰人之望則安享福祚而比日月天地之无窮彼宋景之事倘足為至聖之慕邪臣竊見漢宣終世以核名實朕親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飭職之應者陛下欲為漢宣之政可謂得救弊之道矣陛下知漢宣之所以不失名實者乎

此在乎賞罰行而已矣今天下之事因循而莫救其本則盖自
乎賞罰不分夫財用之不足漕輓之不通河防之不固兵律之
不嚴獄訟冦盜之不止馬政之不齊此天下之所共知陛下之
所以爲憂而群臣多士積歲深論而不決者也臣以一言該之
而數者行以自治何也陛下患財用之不足漕輓之不通則宜
責計臣患河防之不固則宜責水官患兵律之不嚴則宜責將
帥患獄訟冦盜之不止則宜責刺守患馬政之不齊則宜責牧
職皆任之以久而責其効歲久而其敝猶是也則深罪而譴誅
之取其職以畀能者矣賞罰既明則无實之人雖與之須權勢
使有睥睨而不敢者矣此漢宣之爲也今陛下当轄相之臣不
務明賞罰以勸督群下而歷取天下之事以自任勤勞而不能
周耗亂而不能舉平日列群司賜厚祿一有四方之事則紛擾
紛紛冠蓋交道而居其職者以謂事理之當然而已无負于職
亦足怪已陛下行賞罰以核名實則漢宣之治何異于古聖

策曰昔仲舒之推災異尊治春秋之學劉蕡之對關失深陳社稷之計遠監百王興壞之所由近摹四聖功業之所就向行而適世变何憚而當天心者此陛下拳拳于治而遠思董仲舒劉蕡至切之對欲以天人之交過望于愚臣也仲舒治公羊春秋好言災異而亦自用閉陰縱陽之術以治其国其言荒怪相与之際大略則具之于策其詳則載之于繁露之誌矣劉蕡之嘗者之擅權藩鎮之竊命指陳時病雖有司不敢以入第而天下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泣下者如臣之愚安敢望二子之域哉然陛下之所訪者臣已粗道于前矣臣嘗歷選百王興壞之迹三皇而五帝五帝而三代三代而東西京東西京而魏吳蜀魏吳蜀而西晉東晉東晉而後魏後魏而東西魏東西魏而宋齊梁陳後周一之于隋而為唐一之于唐而又為朱梁為後唐為石晉為劉漢為周至然後至于聖宋自餘国而下其微而弱一爝火之明也奚足論哉若夫三皇五帝之世雖其極治亦未

足以遠過于聖宋者乎觀今之治明聖五世康樂百年豈不足季俯視周漢而臧僕命晉魏邪臣聞十一月之氷霰小人皆知其寒也而陽以之生五月之日小人皆知其暑也而陰以之始治亂之變猶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改治亂之勢百年而遷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是以在暑者成裘在寒者成絺其所以處患之道先見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患為天下者治而不可不憂亂安而不可不憂危危亂而後憂之則雖有舜禹之材亦無所措其智已方今之世其久安而無所事乃至于此此常人皆以謂無足憂而賢者之所慮也天下之禍推於昭昭而天下之敝藏于默默豈無憸邪黨欲倫亂天子之視聽乘間而圖權豈無夷狄之國欲連兵而為盜豈無姦雄之民伺民之不給欲為亡命奮臂之倡者有一于此臣竊為陛下憂之若夫持治安之勢預為之備以銷天下之憂則四聖之功業卓然見于天下皆可以為後世法惟陛下撫諸史氏咨之于故老之口取其要者分為

之而已矣又何患出變之邪適天心之報當乎陛下求銷異致祥救敝起治之術臣願以摹治四聖為對臣聞功莫大于天地明莫並于日月天地之功或有所不及而莫壤補其用日月之明或有所不照而燈燭揚其光以臣之淺陋何以上副陛下待之問之之意乎雖然或有益于朝廷之缺而陛下納臣之言貰狂愚之罪則臣不勝死生之幸也謹對

擬試制策一道　王校理

問蓋聞至治之世教化明而風俗美士之興者皆安於自治而仕者皆能稱其官當是之時百度循而萬事理故上下富足百姓和樂而發於仁壽施及鳥獸草木皆遂其性至於蠻夷狄戎莫不欣欣附焉其所繇者何術而至於斯歟今士寡廉恥而希合苟且之俗盛至於原選舉而百職未脩上下之財不贍於用元元匱急而輕於抵罪鳥獸草木未盡遂其性蠻夷戎狄至勤於禦備之策焉其不能方古者何謂歟夫

事其末而欲及其本與泥其迹而求合其變皆不可也然則倣於古而不迂近於今而不卑必有其道可得而言歟昔者孔子語為邦曰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曰韶舞今考其事尚可彷於當世歟如不可復則與今之禮樂者將何說歟子大夫其悉陳焉

對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盛哉周之所以興也夫上不能以無斁之心成天下之才而才有可用者往往堙淪於閭巷雖豪傑不吝於勞然有待於後世然內之為宗廟社稷無窮之傳外之制疆埸邊夷不測之變非講得其人而與之謀則孰能致治哉嗟乎古世之後盛德復見於今日明詔侍臣以策草茅之賤方聖賢相際萬世之一時經綸之體已熟論而深思顧寡見陋聞之人何足以將明之然而學者所以為己不知致君澤民之方則未足盡為己之道此昔人之所以幡然投畎畝之耕而願其君為堯舜之意也敢不黽勉以承下風策曰至治之世何

術以至於斯而今則未然請條其故夫所謂教化明而風俗美
志士之處者篤於自治而仕者稱其官盡上能致其知以燭天
下之理喜好忿懼無以佛其正惻怛之心而形於施為之際
始乎閨門衽席之中相與篤好於善吾所以自治者盡矣然後
取群聖人所以遺後世之法度考天下之材以操權衡而不靡
於輕重之私君臣之德協而所以為治之體則又要而不煩以
四海九州之民俯仰以聽朝廷之教言好惡足以為其勸禁然
內切於飢寒之欲彼唯驚死不給尚何勸禁之能加哉於是為
開其衣食之具人受之田而不踰於百畝四民之勞農最甚其
不能譏害於前致利於後則彼孰肯勠力以趨耕織哉故什而
稅一旱乾水溢饑饉之賜必先於農祭祀賓紀又與之賦貧天
子之於粢盛王后之於祭服率之以身而不耕者有里布屋粟
之出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工商以用物售而苛藏益高首不離
行於天下設有作者又隨之以戮辱守天地之財出於人無竊而

貴於人有節弱不詘於強貧不奪於富衣帛食肉者以其時而
父母之養妻子之畜人畢得其欲而黨庠遂序國學之制出乎
其中教之以六德六行六藝糾之以八刑防之以五礼六樂自
天子視學而王世子入必以齒民聽觀於耳目之節而畫有以
入於腹心之久銷忿鬭之欲而自然行脩於家又況族師書其
孝弟而爲之勸乎奇言異行無門以入而万有一出則上所以
俟之之道已尽而屏棄之法行焉於是賢能之興可以因一時
之民而無有遺上者不唯陶冶之俗人不爲其而設法之意有
其序也夫行之見於衆則察於族師至於德藝之實非朝廷之
人不足以知之鄉大夫爲之察焉士之学也內極於妙萬物之
神而外之於行其未嘗不同於人其未命也歟爲曰魏王拜以
受賢能之書蓋養士之節至於不詘以謂夫上所以求下者爲
其能左右吾治而已豈係夫勢之可以致人哉一日仕于朝廷
則利不足以動心而義至於得已上揆天下以道類其材而爲

之徒平水土者必以為司空播百穀者必以為后稷於是人奮有為之心而上又濟之以惻怛不懈之意浹洽磨礪以新其器鮮一時之人有不待勸禁以宿功然而以天下方世為之法度於是維之以九載考績之政幽明黜以度其實而加之以黜陟民卒心服而賞罰始足以為其勸禁也孟子曰天下心服而王者此之謂也此其所以士之處者篤於自治而仕者能称其官也策目當是之時百度脩而萬事理故上下富足百姓和樂而臻於仁壽施及鳥獸草木皆遂其性至於亦蠻夷附焉所謂百度脩而万事理者蓋盡得其人而為之用君臣推誠行之實於國任原省之際受田以耕財生於人而用不竭於財族墳墓黜朋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行役以時而無征伐役役之勤倉廩有蓄而無飢饉流亡之患養生丧死皆盡其理此所以百姓和樂而臻於仁壽也下至於鳥獸草木之微畢為之綱紀不麛不卵不刳胎不覆巢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故斤

以時入山林以聖人之心仁民而愛物不忍深摘血氣之類然而皮革棟宇必資於鳥獸草木殺之不以時費之不以節則物屈而不能贍人之用此聖人所以仁於愛天下之物而習於養天下之財故騶虞之詩稱明王交萬物有道而魚麗美其能備禮也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夫德脩於內者未嘗訓於外也雖然德脩而無其政則亦不定以持以爲夫夷狄之鷙而俗習騎射之事然中國什伍其民而天下之農盡爲之兵旅有正黨有師而天下之吏盡爲之將自男子之生舉弧矢於門而示其必有事於四方會同宴飲未嘗無射而又教之爲庠序之藝士之舉出行同能耦則又以射別之俗之所薰人自致游又況利誘其後而賞罰以悍怒於身以夷狄之長而當中國之備不待教而勝負之勢已決矣雖然猶以爲未也疆場之守盡擇其人而教之漸磨士能死制接之以愷悌之誠而聘之以忠信之使自非鳥獸之不可馴則孰敢無名以震中國而自抵

覆巢披殼之隙哉此先王所由之術也自先王之澤竭而秦盡
黜其爲治之迹所以後之有天下者患先王之道難行而書之
所存者蓋其略也漂漂以迹波瀾之餘而不窮其源此所以遺
意嘗汨於衛法之說竊嘗以謂因其迹而求之以理夫何遠哉
然而有其德無其勢欲爲而不能速其效孟子所以謂文王百
里之起爲難也自唐隋其業而海內壞裂疆分凡五十載而正
朔始一於宋蓋元元厭難愁戚假息日月而天誘太祖太宗之
神武洗沐九州以傳四聖帖然百年之中而四聖求理之意無
一日之懈以夫文武之憂勤遺太平於子孫卅才幾傳而康王
已有晏朝之刺由是而知今日之隆可謂軼於前世矣豈乎頌
功神明以示無極而策曰士寡廉恥而布台省且之俗盛至於
舉選奔競而百職未修上下之財不贍於用元元愿急而輕於
抵罪鳥獸草木未遂其性蠻夷戎狄至勤於禦備之策其不能
方古者何致此誠至愿者之所宜諰諰以憂世竊以謂古之欲

有為者必於其始視其時之何如救之常以何術慮孰於己謀
孰於人然後出號令行政事所以治有体而功有誠如夏商周
之忠質文迭相為救也其下至於齊桓之用管夷吾秦孝公之
用商鞅尤且反復咨諏不疑於心然後措之於事故隨其体之
淺深而見效也豈敢妄議今朝廷之所尚者何也陶冶之俗宜
出朝廷而今則不然也庠序雖設而家自有師以口耳誦聽章
句文辭之能來應有司而未嘗核其行義雖有保任之狀一切
文具而已高爵隆名舉取於此雖卓犖之賢固不乏於用而僥
倖以得者多矣令一有之尚足以起妄進之心況其多乎此所
以寡廉耻而若合苟且之俗感也自戊才進士試之以策論結
余猶及古今之治亂然已不足以得士矣又況明法之類乎不
唯死補而又有官也所謂百職之不脩者蓋始所以得仕之時
自廊廟以至管庫未嘗試其爲政之能已仕而使之以一人之
材而盡閱百職之治蓋舜之命九官而夔不可代伯夷之典禮

況以夫陶冶所及之人而必欲賢於九官乎雖有考績之文自非罪入於吏議者四歲一遷其官未嘗核其實也然則孰不養交安祿以幸遷乎管子曰使人於不爭之官各長其所長也揚子曰眞不眞偽不偽則政不核矣乃反於是所謂上下之財不雕於用元元匱急而輕於抵罪者竊以為公之於生財頗失其本而理財之方又未盡也夫天下之衣食賦役畢出於農朝廷所以設農之意甚篤而加吏以勸農之名雖然不設法使吏有以守而徒加之以名未見其得也蓋亦俗之榮辱必自朝廷能使人榮於力本而以兼并為辱財聚於用今豪宗大姓錯阡陌以售田而操耒耜機杼之氓縱樂歲不厭於糠粃是果能操榮辱之寶乎吏非詔令之皆責而視田之可興者不以繫心棄九穀之利於墟莽而遍千里之灌於污瀦憚煩吏之勞而遺万世之利者多矣此其失生財之本也室廬器用嫁娶葬送不嚴其等殺而閭巷之黔首侈於王公工商无奇伎淫巧之禁而用

物常訖於異物鄣足雖丁寧欲以儉率海內而有司裁責者又不候其要蓋聞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儉救奢此盛德之來也宜擇群臣熟講裁費之實而法自禁中斷之以必則俗可易也昔賈誼謂文帝綈袍革舄而富人屋牆被文繡范宏之論晉武帝焚雉頭之裘而天下奢侈逾甚雖有良心而法制不立也上下之財不雕於用元元困急輕於抵罪者不出於左乎所謂鳥獸草木未遂其性蛮夷戎狄至於勤禦備之繁者盡先王之法度既訖而人且有失其性者又況其下乎雖然以百年之承平生息蕃衍所以用於人之物宜有以贍養之今徒禁其一時之暴殄而禁未必行至於長林豐翳千尋之才大概牛馬伐不以時而僅餘於槎枿况夫藪牧養蕃鳥獸虞衡作山澤之材此先王之政而今皆无其官使平民擅藪牧山澤而有伊傅之利豈均无貧之意哉至於所謂蛮夷戎狄之勤禦備者其術以此也而今之為中国患者特西北二虜而已指數

亡方之路以嗇其死厭之求尤敢崛強以嫚文告尸坊以為彼敢
為此乃天所以激吾中國求理之意傳曰請釋楚以為外懼者
是也苟朝廷警戒以新其治使吾一於聖人內外無患豈不韙歟
策曰放於古而不迂近於今而不卑切以為孟子曰為政不因
先王之道者可謂智乎蓋因其道者非謂迹也以堯舜之道一
世而時之相去近世舜因巡守攷脩其五礼迹有先後之異天
官其為稽古也若夫井田不可以一朝役力本以生財而租庸
之法庶乎其可也置學校以教士革舉選以求材因能使人而
考功罪以實上示之以好惡而變其希世苟且之俗為之以漸
而勸禁有其效卒其下安謹守而力行之則先王之道有不盡
復乎雖然在乎一其心而已矣故伊尹曰一哉王心者此也孔
子語為邦曰乗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蓋先王之道有本
末治人行已至於礼樂極矣舜之任官伯夷以樂教胄子而生
伯翳治鳥獸草木之後以仲尼七十子之間而唯語顏子以礼

樂雖欲當周之文敝思救之以質於是喟然歎曰吾用之則從先進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而於此唯許顏子以礼樂也然行其意謹其數本末不可以相舍也各因其時而已矣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而楊子曰玉帛不分鍾鼓不云吾無以見聖人矣此其意也然則以今日言之能盡治人之實如虞舜之時則商輅周冕韶舞之議也固有待焉樸遺不足以稱下問

策

制科策五

御試制策一道　　浄德先生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内則俊賢居位以職於三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咸若焉祀書之不絶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懼于負荷故詳延兜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享国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異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昧德之致歟夙夜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

講武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君簡之暑承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殿之績用之美種若非不懷徠也而堠候或時繹騷以至邊陲輔臣修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氣或未完富以至分馳使者宣布惠教固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撥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之禁而商雖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厚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獄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與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体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講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畢冒言之非難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

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臣對曰臣聞大智者聖人之德而虞舜察邇言盡萬事之統觀省不遺而慮之深也中行者君子之能而仲尼與狂狷蓋匹夫之志固守難奪而不可奔也比二者施諸君臣之際而要其歸則上有求善無厭之美而下不失爲盡節不欺之士各崇所尚義何慮焉今陛下席太平之基運獨化之術元臣良輔講磨原本於內庶官羣吏奔走職業於外經制立而可以底萬事號令出而可以肅四方治定功成信有日矣然猶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親策于庭退託不明延訪得失者豈非虛己好問求盡天下之情歟臣愚不肖不足以備當今之下執事雖竭盡傾寫安能補陛下萬分之一乎然不敢以荒略無取爲辭而逆探朝廷之意願獻于前者蓋以爲賢良之義貴犯而不貴隱斯義之廢自臣始也且人各有異能而所以取之者必主於一求將帥主於勇求守令主於廉求法吏主於文而求賢良主於直捨是則

雖有異能而亦不敢矣今將帥不言其勇而言其仁守令不言其廉而言其通法吏不言其文而言其樸則陛下取之衆臣雖不肖而所以進者賢良也敢不一於所主而求伸其志哉恭惟聖策有曰昔明王之治仁風翔治德澤汪濊四時調万物和兵革不試刑辟不用雋賢居位戎夷嚮風建皇極以承天歛時福以錫民日星兩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陛下甚慕之而訪臣以致之之術者此陛下深思治体而究其所由欲大利於四海也臣愚何足以知之然臣聞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施設固有先後端本所以治末慎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可後於一日乃治体之所起也昔春秋以五始明王法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深探其本而所貴者始也然則人君之即位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始乎兆民億姓延頸企踵而觀其撫養也則必先以慰其望公卿輔佐致忠竭節而副其任使也則必有以結其忠義于夷狄懷其意嚮慕而御其懷徠也則必

有以恊其情古之賢王深知端本慎始之義而施設之具无先於此盖之而為盛德發之而為大政如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潤澤使人人聞之率皆奮動鼓舞以為吾君之有某善則吾之幸也吾君之舉某事則吾將享其利焉是故散而為仁風需而為德澤幽可以調四序明可以和万物兵不試而威立刑措用而政成俊傑在位而百職系羌夷款塞而九貢集大中之道建而上順乎天五慝之福應而下休于民日星雨露鳥獸草木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書稱高宗之德曰作其即位嘉靖商邦至于小大无時或怨詩稱成王之嗣政則以小毖直懋恭之進戒為先務豈非端本慎始之意乎及其明發大效之見於後則德業昭著教化深厚措世乂安傳祚永久得不盛哉今陛下承五聖之統講求治具而以任大守重為之憂故臣敢以端本慎始為獻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以氣生民不聞老成之計以結公卿不輿疆場之事以懷夷狄惟陛下深思而

切究之則堯舜之治可以積久而致何在昔明王之足慕哉聖策曰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尊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尤鬱大異數見廼元年日食三朔消仲秋地震數路而與方之廣為灾最甚者此陛下畏天命而求所以順之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感洪範之陳五事春秋之書災異皆其微也然世之說者有兩端焉一曰彼穹然居上者何預於人事乎日月星辰之倰錯陰陽水旱之衍亢皆大數使之然未必致於政事是天之與人離為二而言非敬恭寅畏之道也一曰災變之來率以類應某政之失則召某祥某事之非則感某異蓋自兩漢諸儒若劉向董仲舒郎顗襄楷之徒皆指時事一二以明之牽聯遷合務必其驗是不能推明天人之大端以啓導世主而徒溺於機祥也臣以謂之不不然夫天之降命於君而付以大器者必有扶持全安之心譬猶告戒之意矣示以災沴詢以變怪者欲其儆笰而務德惇書

而圖寄也非元顧於人事也非指其一二之失而致也天人之際如是乎已陛下即位以來勵精庶政蟲魚草木率被煦養而改元之歲日食三朝者天心之愛陛下而告以始終之義也改元者陛下踰年頒政之始更新万事之時日者至明之物不可抑晦天意若曰陛下宜慎之於始輝光盛德而不可少虧也仲秋之後九州之地太半震動大至裂陷小亦覆壓京師亦震冀方最甚者天心之祐陛下而示以安危之端也地者至靜之物常處其安者也一失其常動而不已天意若曰靜而失常則安動而失道則危願陛下居安而慮危也祖宗由河朔而起則冀方如本封陛下以四海為家則京師如堂室震動之變形於斯者非獨外憂可虞抑亦內患可慮也夷狄之變生於備御之失衛軍旅之變生於廢弛之偏任環衛之患生於防禁之疏略近習之患生於任使之過重此四者皆實有之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至于虹貫日地生毛太白經天熒惑失度此又警戒之深也

教化有未備乎德澤有未至乎賦稅過重乎刑罰失濫乎干戈
可度乎盜賊不戢乎大槩必有以感之故天意譴譴而不已也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恭通之世深念其危則悔吝不生
矣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治政之初慎其小則禍敗不
至矣願陛下思天人之交窮詩易之戒則大異弭去而和氣感
召如影響焉陛康日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尤多苟簡之
冒丞進人材則官冗虛假而頗乏續用之美者臣聞古之聖人
未嘗不勤文王之治日至中昃而不遑暇食然至于庶言庶獄
庶慎則罔攸兼之惟有司牧夫之是任蓋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故也且帝王之道与天地參天地之化分任四時以生成万物
而不專於一草一木之長育蓋元氣統於上而万物無不遂者
矣帝王之道慎擇群賢以翊輔万政而不偏於一物一事之修
術蓋至權歸於中而万政無不舉矣恭惟陛下体乾之剛以運
動法離之明以服遠既得群賢以任之又挈綱要以濟之則宗

三載治之德皆著於古而虞舜無爲之功復見於今世苟簡之
習何慮不革哉若夫承進人才而之績用則臣略究其端矣夫
唐虞之盛九年而黜陟姬周之隆三歲而大計蓋磨以歲月而
觀其能否然後進退之深慎名器而不妄與也今之自選部而
升京秩者爲考六七爲舉主五六人而後得自京秩而至郎官
者凡四歲一遷焉其於名器不輕而重也信矣陛下至誠待物
急於得人拔擢俊良於微賤之中而置在高位者數矣此皆賢
能不次而用非若向之碌碌者限以歲月也然賢能不次而用
王政之一端耳人之能否可不察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
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
用之蓋小人之性役於利祿而好於趨時希世之事揣知人主
之意而務求其合苟可以取寵於上則不暇量己之材能與否
也陛下急賢而用用以進之則其心何負於天下之士哉然天
下之士則有負陛下若此衆心之所感也蓋嘗以邊幾進者而

將帥辯其構怨於外者也又嘗有可任御史者而言者謂其薄
於孝也始而聽其言中而試其事終而驗其能否則天下之士
不敢負陛下而續用不乏矣聖策曰種落非不懷保也而邊候
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僭明威武者臣聞中國之於四夷君
天地之於萬物徧覆包函而使之自遂耳安用較其力之勇怯
責其心之去留哉既或悔慢不庭則征伐亦不得已而用也朝
廷之於西羌可謂厚矣加之王爵而寵其土賜之金繒而未嘗
闕然自近歲以來逆心日甚多遣介使以申難塞之請起犯邊
吏以求克捷之功此固宜俘擒以殄戮之矣是以陛下臨遣輔
臣而將伸九伐之令也然臣愚以為中國之力有盈虛羌虜之
勢有強弱則必量而後動度而後行焉至道中天下之大盛也
兵之彊民之富將之豪傑足以威制四夷而無憚矣然猶五路
之入卒無成功此長驅深入得失之驗也康定間比於至道則
三者皆不及矣是以邊鄙一動而遠近騷然以四海之力事一

方而猶為汲汲饋運之勞累歲不息而朝廷深有厭兵之心卒
用間諜與之和解而生民始知休息之漸則兵不易動亦明矣
以今之兵今之將擬於康定則未必過之而民力又不及矣向
者陛下即政之歲秉諒祚殘忍之極旱飢相仍部族怨貳是以
王師一舉而輒復綏城之地然人之戮沒者蓋已萬計財之耗
蠹者凡幾百萬耶近者秦慶二路寇入輒勝臣竊謂其勢力非
復向時旱飢之餘矣金湯之固非粟不守而塞下之積多者止
兼歲少者不數月也蕃羅之户倚以為援而彊者逋逃而羸幾
弱者不足恃也覈文法則豪縱之將可以致死而細過多從於
吏議也飽金帛則跳佚之士可以來微而薄恩不足以使入也
廣屯田則可以豐軍食而有司曠廢其事也䘏士兵則可以助
戍而平居未嘗少寬也此皆我之未備矣以我之未備衆被之
未易量則莫若講求守禦之具而徐為之謀也朝廷必有以制
之臣愚不能慮也陛下謂威而必服邪則威亦有不服謂戰而

勝邪則戰亦有未勝就使必報必勝則生民供饋亦已勞矣若猶未也則兵連禍結何時而息乎關陝一擾則寇盜必乘而起燧若之患未解則西冝備蜀北亦慮胡矣夫遠夷之不討其患无之重困孰爲輕重起一方之事而召三隅之憂孰爲得失願陛下權量其宜而行之昔漢宣帝欲擊匈奴而魏相以爲不可報怨遠夷是以享三世稱藩之功唐太宗欲征突厥而長孫無忌願且戢兵是以終正觀太平之續臣故曰願陛下權量其冝而行之也聖策曰恭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旨聞陛下爱民之心均於赤子矣而生業或未完者其大弊有三焉一曰郡吏之不足役及上農而使之破產竭財而斃於凍餒此天下之深不平也今人細民之家牛羊耒耜糇糧裘褐苟有數十金之直則聚而籍之於公以備役之之費矣方其役之將至而知其必及於死也則其心思避重誅其力如捍巨寇焚燬屋廬戕伐桑柘以求其不及甚者之限

浮屠隸於籍以一身自陷於非類而覬幸於斯世又其甚者子嫁其母而兄弟得以離居父子請為自經而求省其丁口此暴役之弊也二曰天災間作稼事未登則有除賦之令以恤其流亡而有司以括責為勞而務足功利霜雹旱蝗五種之入無分毫矣而輸入之數十猶五六此重賦之敝也三曰貧於公而情不獲者赦宥為之蠲釋以寬其貧窮而主者網羅疑似索求避跌幸其少戾於法而督之益嚴及其妻女弃罄而勢不可得則猶能鞭笞其子孫縲械其鄰里而有望於下此積逋之弊也臣願陛下慎擇忠厚之吏以為守宰而使之不拘牽立為寬通之制以便兜庶而使之不重困則休養生息皆陛下之寬惠矣雖使者冠蓋不交於道而惠教安有不宣者乎捨是則雖朝遣一使暮置一官又何益於治乎陛下不先務此徒刻薄更張之為臣愚之所未諭也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者臣亦粗聞其說矣天下之財有常而國家有

餘不足之無常者善取財與用財之道異也善取則財雖多而
常不足善用則財雖寡而常有餘今天下之所謂利凡四級二
十八品之餘百物有禁善盡之矣而出供餘者未明節之之要
也未慎用之之道也節其可已而備其不可已用其不貴而可
以足費則善矣國之大費六宗支之祿也萬官之養也冗兵之
食也二廣之賜也郊祀之錫也河防之備也皆不可一日而節
若乃賜與有橫濫服用有侈靡掖庭燕私瘼給之盛百工技巧
冗食之多此皆可節之矣臣願量時制宜一切減損以蕃貨財
以備六費之大此之謂節其可已備其不可已若夫興利者功
易見省費者効難知易見則取信於人難知則罝疑於衆惟其
易見難知而疑信之兩出此財之所以日匱也今天下之利有
傅於解池者乎歲入百餘萬緡耳有百萬之利獻陛下者儻從
而推之則其人之功豈不易見哉然綏城之兵一用而費六百
萬是四歲解池之利去矣有以綏州之不足城告陛下者儻從

而弃之則是能置四歲之解弛矣然其言主於省事而不主於
興利則其功豈不難知哉究其歸則興利之利不如省事之為
利願陛下反求其端而慮焉是之謂用其不費而可以足費知
此二者而不競於錐刀之末則調度將不須而民力寬矣臣又
聞國家患兵之冗而講求其術已久矣向者容其羸老今則黜
其壯子弟向者簡閱之不密今則毫毛不敢欺向者優於訓習
今則朝夕從事以金鼓此三術者方今以為練兵之要矣臣獨以
何言哉然臣之言者繼於三術之後而究其情狀耳夫四方之兇
悍之徒群聚而安閑驕惰而不足用蓋有年矣今一旦遽責之
以去留立辨之以彊弱則其心豈免於怨乎孰謂怨不損於王
治而不恤也詩曰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豈有驅人於死而先咱
之以怨乎施諸用兵尤非全勝之道也三路者用兵之地也方
未老者多黜而失其歸壯者則愛其將老而見黜臣願有以動
其徒類之心乘其壯憂不足御寇而足以為寇甚非朝廷之利

也昔唐之中世畫銷兵之策歲限以逃死不復補而兗鄆遂凌桀之遂為大患此經綸之一出因悅之一言而萬衆大呼此往事之可鑒者也嘉祐中亦嘗選天下之兵而有司以謂朝廷欲省郊祀之賞賚之過甚遠近詾詾賴朝廷有以制之此近事之在人耳目者也臣願陛下慎守三術以為制兵之具無聽臣之說以為慮其未然則軍政立而天威暢矣聖策曰寬關市之征商賈通者臣謂關梁之禁歲美長而不知止貨法屢變而下不為信此商之所以蹇也當天下征商之法謂有不足者一切損之貨法之始有小利而終召大弊者慎勿輒變而申則天下之商願出於塗矣聖策曰貨器玩之巧而工弗戒者臣謂非獨法禁之不密亦教化未之至也夫民之於上從其好不從其令高髻大袖其說舊矣今陛下躬行純儉以風天下而百工之肆日夜謀奇巧求利於時是必有以導之也且法之行自近始教之至自上率願澄其源以絜其流則天下之工無不戒者也聖策

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導之不明臺閣之論所執不
一豈無救弊之道者臣謂非士著而不任鄉議取浮文而不根
經術救工拙而不考素行今日取士之大弊矣比者朝廷講求
羣議而思有以救之雖論有異同而所以為辭者不過此也夫
待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養之取之之制大異於古則安怪
其廉恥衰息哉臣願量時而立法貴其可以適用則莫若太均
薦送之目而使狀寡適其平與其幸與不幸則士著莫能還矣限
以一藝之習而試之家法高說上第義於文而取之則經術
孰敢廢矣復求其悌之科詔監司郡守時加詢察秋薦而薦之一
二則素行可得而知矣本庠序之教而繼以三者則取士之道
庶幾無失又何必變常動衆而求於紛紛歟聖策曰刑罰煩重
出於款法之多門訟獄之不章特加仁恩之政使死者少幾必
有可行之術者臣謂治而有刑非養威務刻而求勝斯民蓋欲
使之畏罪而遷善也後世慮其本原而峻文密法以籠四海民

之手足殆將無所措也此世主所以數畫挨釵而復益其間也陛
下患刑之密而重報者衆將少緩焉此堯舜好生之德也然臣
愚猶有獻焉夫所謂緩之之術者得非以他罪抵死則斬其左
趾欲得非欲復古之肉刑歟夫他罪抵死而斬其左趾則仁矣
孰若出於權斷而貸其一死之快彼幸而不死又為完人則豈
不天地陛下之賜哉安俟施諸刀鋸以為罪次此最與之論愈
於鍾繇也夫三代既衰而養民教民之具不可復見民之觸罪
者蓋亦有不幸矣此肉刑難施於後世也養之薄而責之厚也
教之跡而禁之密也昔漢之去周未遠一罷肉刑而盜有至死
者民猶不以為怨是知肉刑之重而笞刑之輕也今笞不至死
去漢又千餘年一日復之民豈以為宜乎此衛展之論不及孔
融也願陛下詳其折衷而已聖策曰欲興七教兼乎三至以底
聖人之道者臣謂七教者生民之先務陛下既為治本而以
三至之用力行於上則聖人之道盡矣何俟於曾參之言乎若

乃欲民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者臣謂六親者人倫之大原陛下奉為政體而盡以五法之具周施於下則天下之治畢矣何遑於管氏之說乎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可施於今者何策臣謂仲舒之對本於春秋以原王道故班氏美之就求其說而有曰任德而不任刑損文而用忠則亦可施於今也聖策曰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有益於時者何事臣謂崔寔之論極於理要不泥一隅故范曄稱之就求其說而有曰補綻決壞枝柱傾邪則亦有益於時也聖策曰無以古人之陳迹既久而不可舉與以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者臣謂先王之政久必有弊不革而救之非所謂知變也然革之當否安可不慎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救弊之說也書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言法之不可易也使革而當邪則雖古人之迹有可舉而用矣使革不當邪則本朝之成法有不可改者矣謂古人之迹皆可舉則周之井地可行於漢夏之九州可復於

魏文謂本朝之法皆可毀則成王不必憲文武之舊章孝景不必遵文帝之業矣聖董曰言之非艱臣以是不敢修言而套說凡天下之利病所謂可行與否者臣既略陳於前皆有其迹之粗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臣於終也願陛下思所以神明之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既而曰去兵又曰去食而民之信之也卒不可去是以古之聖人縱橫反覆無所往而不遂者豈有他哉惟民信之而已是故湯爲匹夫報仇而民不以爲暴文王以民力爲臺沼而民不以爲焉已及其不信則行仁義作禮樂而民始疑矣今陛下行假貸之政孟子所謂耕斂也豈有聚息之心哉立平準之法爲稷所謂貿遷也豈有爭利之心哉復租庸之制周禮所謂大均也豈有因鰥寡之心哉拔士於貧賤之中漢高帝唐太宗之用人也豈有尚功利之心哉增官廟之資優致仕之祿此三代之養老也豈有退耆者之心哉損衛定今皋陶之明刑也豈有發法行意之心哉并軍兼并五伯之

制兵也豈有輕士重祿之心哉其措意立法則皆幾於堯舜可謂盛矣陛下之心如此而天下之論乃如彼陛下見其紛紛而以咎天下之議者臣愚以爲未安也蓋亦反而思之豈未有以深信之歟先之以至廉則雖取之而不疑其貪況與之乎首之以至仁則雖殺之而不疑其暴況生之乎二者皆陛下之先務而未之深信則常平之議肉刑之法宜乎元元無知而懼之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記曰至誠如神夫君子之於物左右而無不宜者惟誠而已矣臣敢以此獻臣昧死惶恐上對謹對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九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

策

館職策

擬試館職策一道　後山陳師道

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劫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務爲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脩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

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衆著于篇以備采擇

昔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所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退也若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者當明世設明於此者乎之事而孝者遂焉顧於其愚夫王者之政族近異宜長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同天下也昔文王之作周也與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内建六卿以理其治外建長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達其刑禁立大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協于朝覲而考于巡狩小則討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是之謂治至于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魯異變而總得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乎親親尊尊貴賢優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有行焉非所

聞也學者以謂孔曾豈一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望
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作為一代之法則隆殺有焉所以新天
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謂後之事
也夫齊之強自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逮晉之興而齊
衰矣其事晉如小侯特虛強於魯衛之間耳而魯固已忝於鄰晉
矣此無他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之際並行守國
則常強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競諸相之盛
其不奪者幸也由是論之齊未嘗大衰而魯未嘗不亂也其徒
見其田氏代齊三桓弱魯以為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漢之諸
儒明不諳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為異說以自智或者
有所傳焉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二公之聖賢君子無
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
而不學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時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
知其分畏者自用儒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

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猶天道也政猶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鉏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者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佑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雖然治之始也道德既明風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治者豈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齊其外道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與焉齊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

其所以寬而不苛察而不苛之道也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咸熙矣此無難惟君與相然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退避未遑闡繹之說則以毋甚高論其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慕古之心而大臣以諸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數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慎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

察為明以刑為義以律為法以賞罰為政而文俗之吏都公卿之位言足飾文之詞文足成人之章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罪而趙廣漢韓延壽以怨懟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方文帝之時匈奴之強數以戰勝有功矣以簿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豈篤以寬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儒家褒賞而俗吏責為無名敢設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黃龍之詔張敞之議尚可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效如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為寬宣帝為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尚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者其敝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闊辯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之苦與吏也而行之以寬故其為治以安民為本棄嚴延年而用黃霸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術者治之末也可不務乎

試館職策一道　茗溪先生

對天下之事有雖不同而其理則一所為異者患在不得其要苟得其要而持之若擧目而提其綱挈裘而振其領也夫何故原其所始要其所終歸而已矣是故有難易之說者其形也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世之說曰創業難守文不易而後之議者又以中興為尤難且天下草昧群雄競逐攻破則降戰勝則取茲創業之誠難也富貴則驕驕則逸逸則怠茲守文之不易中興之事則兼而有之此所以為尤難故曰有難易之說者其形也天之所以授人主者豈以其人心之歸耶人心所在天命隨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然則理之所在在不失人心而已矣故曰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嘗謂天之與國猶一身之安危其所以扶衰而起病者亦不異扁鵲何如耳明者見形色於未病之前故為之也易昧者究脈絡於已病之後故為之也難夫醫國亦然上有秕政下有

幸民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凡可以削致敗亂者皆病也自賈生當文帝治安之時痛哭流涕以爲瘵發其說以諸侯勢強爲病腫其狄慢侮爲病痱蓋未形而見之然生自謂醫能治而上不使者顧元氣未大損也形脉病而元氣存則文帝不用賈生而生之說雖驗於後國終不亡如其不然生且望而去之矣又奚以痛哭流涕爲哉故監國者必視其元氣存亡多少爲決所謂國之元氣則民心是也夫謂之中興則國既病矣既絕而復續矣然先世之德澤在於人心者豈遽亡耶故愚不敢以爲甚難而不爲者有可因之勢故也自昔所謂中興之君多矣然未嘗無可因之勢周之宣王也漢之光武也唐之肅代也晉之元帝也此明問之所及也其一時將相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在光武時則有若鄧禹元帝則有王導肅代則有李郭君臣之間所以扶持顛危恢復大業類其事不同而其勢則皆有所因何也三代而下享國之尤長者莫如周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再傳

至不窋而失其國公劉繼之敀修其政去邰而國於豳又九傳
而至太王獯鬻迫之去豳而國於岐文武繼之遂有天下又九
傳而至厲王犬戎迫之失其大業宣王繼之內修政事外攘戎
狄而周室中興焉三代如周無以加矣然失國者再失天下者
一或迫於獯鬻或迫於犬戎然而不亡者豈世世修德在人心
者固耶故山甫之所以輔其君者雖不多見於經而宣王之所
以勞來安集其民與修政事攘戎狄之實蓋山甫將入相之
力也漢祀二百而中絕然高祖開基規模宏遠文景繼之以德
化民敦本節用輕徭薄斂所以結民心者厚矣當時未見其効
也至強臣擅命國統已絕天下之心猶惓惓焉思漢不忘則遺
澤之在人心為如何哉光武之初百姓見司隸官屬皆驩然相
慶以為不意復見漢官威儀則是思漢之心雖久而未忘也唐
自高祖起義兵既消群盜太宗繼之修教化明政刑以府衛養
兵以口分世業授地以租調任民百姓安業為日久矣正觀之

治比隆成周又開元二十餘年之間天下熙洽外戶不閉行糧不齎則惠澤之在民心固深安史之亂雖生於所忽而肅宗以太子起靈武代宗以廣平王相繼靖難克復兩京再安社稷當是之時功歸李郭不可誣也郭相如裴晉卿裴冕輩何能爲哉然則宣王也光武也肅代也席祖宗之世德而興者也若元帝則不然跋遠之難晉祚既絕元帝以瑯琊王渡江承孫氏累世之舊踣雖淫虐失民而司馬氏之德澤亦未有以結江左之心故愚以王導佐元帝之興爲尤難然所恃以興者何也中原之彝方熾而人心易收也觀導亟請用顧榮賀循等謂之以收人心則亦不可謂無所因矣嗚呼羯胡亂華生民塗炭導之佐元帝也宜若捕龍蛇搏虎兕不得斯須暇也顧乃聞設學校實禮賢才措事業於從容談笑之間其後謝安爲相亦以雅量鎮之議者幾甘以清談廢務浮文妨要從不爲然此兩公者豈智識有不及邪意當是時中原方亂人心雖曰易收亦或易危未容

以威猛勝服之也然江左立國既不能與周漢並隆又不若晉代之能恢復舊物豈其世德之厚薄異耶故中興之功或繫之將李光弼郭子儀是也或出入將相之間山甫鄧禹是也然議者謂再造漢室禹爲元勳豈耿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耶自馮愔之叛禹之威望亦少損矣然而功不減焉何也關中天下根本且漢之舊人心之所依歸者也蕭何任關中之寄以基帝業爲時宗臣則禹之功獨高者亦豈以關中之重爲能佐佑中興耶恭惟我宋之興爲民立極撥天下之亂而反之正人心樂推神器自至卜宅築宋之間非有太行孟門羊腸伊闕以爲塞非有洞庭彭蠡沔川漢水以爲池立國百七十年無一日犬吠之警其所恃以爲強且固者人心而已故祖宗以來所以惠養元元甚厚而德澤滲漉在人骨髓間雖千萬年不忘也承平既久釁生邊隅胡虜犯順躪蹂京邑于茲六年矣聖主憂勤夙夜圖回事功閱日既久未見赫然振起之象然有志之士願有

獻於上者亦以人心未忘有可因之勢而已今明問以因代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得失孰可以爲法於今且在當時有遺恨而可爲後世鑒者頗使論之愚因論其略矣抑復惟念天下之事所以不克濟者患在於不爲而無患其甚難故聖人畏無難而不畏多難以其因難而能圖也又況禍福倚伏之理爲未易料昔者吳王夫差既勝齊伍子胥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使吳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今天祿亟至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楚人大懼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爲矣夫戰勝人所喜也而以爲大憂喪敗人所廢也而以爲可爲則是禍福倚伏之理果不可料而不可不爲者也然豈不爲而俟天命之自回人事之自正敵國之自屈盜賊之自平庸有此理也哉愚願聖主與二三大臣早夜以思凡可以收人心而服之者悉舉而行之盍必有一詔焉人主憂勤寅畏天命側身修行罔敢暇逸然後能

服人必宣王之事是也大臣至公黜陟明允選用群才皆從人望然後能服人必王道之事是也雖然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不可不力何則賢者之於君也以禮進以義合所言而從則將繼此以進其所未言所行而信則將繼此以勉其所當行苟有疑焉則亦已耳以鄧禹之智略而遇光武之君受任之間猶有所愧而況其他乎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水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志則害君子此理之必然者也嘗怪光弼之勳業若此而不肯離軍即君臣之間不能無疑代宗雖厚撫其母終不一至朝廷豈以讒邪之人為可畏耶光弼尚然而況於餘人哉故曰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不可不力也然則在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世鑒者此歟嗚呼君子小人不可不先辨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猶人之身少壯則多陽非無陰也陰不能勝陽而反制於陽老老則多陰非無陽也陽不能制陰而反勝於陰方天下盛時固用君子及其久也熟用原省之

術不至浸淫至於衰小人者以類至而日勝以至於無君子則亡矣故善養生者求所以輔陽而消陰善爲國者求所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顧中興豈難哉惟上之人勉焉若以爲甚難而不爲則患不知也謹對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